



走读系列 001
Walk & Read

于丹
陈志刚
周岭
周立波
杨锦麟
王晓渔
钱文忠
熊丙奇
素黑

李蕾 主编

风言锋语 I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马未都
向熹
周虎
周孝正
温喜庆
邓婕
朱大可
郑亚旗
梁文道
叶檀
江海洋
小宝
陈小川
路金波
温喜庆
易中天



走读系列 001
Walk & Read

风言锋语 I

李蕾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言锋语.1/李蕾主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52-0420-9

I. 风… II. 李… III. ①电视节目—汇编—上海市②社会生活—中国

IV. G229.275.1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682 号

本书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风言锋语**栏目独家授权出版

总 策 划 应启明

执行策划 王 刚 陈 琪

责任编辑 毛小曼

封面设计 胡 斌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风言锋语 I

主 编 李 蕾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889×1194 1/32 6.25 印张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20-9/J.24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于丹/陈志列	记忆“八十年代” / 1
周岭/周立波	笑侃三十年(上)/ 17
周岭/周立波	笑侃三十年(下)/ 25
杨锦麟/王晓渔	“人肉搜索”何去何从/ 34
钱文忠/熊丙奇	师道如何尊严/ 42
素黑/王晓渔	口水有毒/ 51
周立波/周虎	危机大赢家/ 64
向熹/易中天	人才靠“养” / 73
易中天/向熹	媒体的江湖(上)/ 82
易中天/向熹	媒体的江湖(下)/ 89

周孝正/温喜庆	我和赚钱有个误会/ 97
周岭/邓婕	麻辣清明/ 106
马未都/郑亚旗	告诉刘谦,我不信/ 114
梁文道/朱大可	看好娱乐的门/ 123
梁文道/叶檀	有了指数没了幸福/ 131
江海洋/小宝	高考 1977,叫板命运/ 139
周孝正/陈小川	谁在替美国人存钱/ 149
路金波/温喜庆	向杜拉拉学升职/ 159
马未都/周岭	疯狂的收藏(上)/ 168
马未都/周岭	疯狂的收藏(下)/ 180

记忆“八十年代”

时间：2009年1月5日

嘉宾：于丹（北师大教授）

陈志列（企业家）

有人说新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照镜子，您照了吗？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说话一个听，一个生活一个看。要看一看我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今天的话题从改变说起。

李 蕾：说到时代的改变，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今天是怎么得来的？就拿于丹老师做个例子，现在有人调侃地讲，上到九十九，下到不会走，可能都有你的粉丝。是怎么长成现在这样的，给我们解个谜。

于 丹：不会吧。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精神长成都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2008，都在说改革开放30年。对我来讲，这30年中最重要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有时候说，人跟人之间，可能会相逢恨晚。其实有时候，一个人跟自己的岁月流光、每一个生命季节的相逢，也会有太早或者太

晚。比如说，“八十年代”，很多人都说它对自己很重要，它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一个开放的时候，但是对于我，是我从十三四岁到二十三、四岁的一个年龄阶段。一个人血液中的基因、文化的气质，以及性情都是在这个年纪养成的。（李：就是说你长成现在这个样，其实是从豆蔻年华就开始了？）我觉得那个时段，开放的意味特别强烈，它一下子让人进入一个英雄主义梦想和永不妥协的理想主义宣言时代。

李 蕾：她提到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阶段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她对那个时候有特殊的感情。

陈志列：于丹老师说的这个时期，用我们以前的话说，就是这个人世界观形成的时期。

于 丹：但是你表达得多没诗意啊！

李 蕾：我听了世界观这个词，就想起我们的政治课本。

陈志列：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爱好、取向，甚至某些人文的本质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李 蕾：理工科的人都这么说话吗？翻开课本一看，价值观、政治观、生活观，所有的这些词都显得特别大。

于 丹：所以李蕾，你今天这个谈话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大科学家，而我是一个科盲。

李 蕾：当科盲遇见科学家的时候，对于“八十年代”有没有共同感情呢？

我们都是野生的

于 丹：“八十年代”留给我的记忆，我会觉得电光石火，有好多特别璀璨的意象一个一个跳出来。

我们的声音记忆，首先是摇滚乐，劈空而至，崔健的时代。

（李：这个词可能会让一群人热血喷张沸腾起来。）在我们看到的文艺作品里，最重要的是朦胧诗和武侠小说。你会想起舒婷、

顾城、北岛、海子、梁晓斌等，这些名字是和朦胧诗联系在一起。还有就是金庸、梁羽生、古龙和后来的温瑞安，这是和武侠有关的。那个时候铺天盖地都是他们的作品。我觉得那是一个奔放的时代。

关于服装，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穿牛仔裤了。一天到晚穿着牛仔裤去登山、去涉水，然后走到世界上的角角落落。那时都是穷学生，别说坐飞机了，坐火车都是站票，都是钻到铺底下拿报纸躺一宿，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太豪迈了，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飞扬的意象，在那个时候一下子爆炸出来，思想那么多元。我不知道理科学生看什么，我们那时候看海德格尔、看萨特的存在主义、看弗洛伊德，然后看格式塔心理学、荣格心理学，所有这些西方理论的译著，一下子冲击到中文系的视野。所以我记得，今天想起来，那是一个不折不扣奢华的年代。

李 蕾：我在想，如果年轻的人听到于丹说这一番话，会说，天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她和我们这个时代怎么这么不一样？她说了很多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关心的名字了。陈志列，你跟她共同回忆的时候，有没有也列一长串的名单？

陈志列：我首先还得列一长串的名单，一个理工科生的眼里，粉碎“四人帮”时，郭小川写的《团泊洼的秋天》，非常的优美。我们也看《看不见的手》和弗洛伊德。刚才于老师没有提琼瑶，但是琼瑶教会了我们这些人谈恋爱。（于：你谈的是琼瑶式的恋爱吗？）我谈的不是。但是我知道了什么叫恋爱，以及恋爱中那种细腻的感情。我记得我最先看的琼瑶小说是《在水一方》。她写到，那个有一点残疾的青年人，走到一个客厅里，他是顺着钢琴声走过来的。钢琴声来自客厅的一个角落，一个女孩子非常文静地在弹钢琴，而窗外是在水一方。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细腻的东西，原来这东西是感情。

李 蕾：陈志列先生，您讲这一段我都能“看”见那个画面。但是我在这儿要小心地跟您寻求一个共识，比如说我们在看琼瑶剧的

时候，都很喜欢女主角，女人想把自己变成那样，男人说找女朋友得找那样的。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深有同感？那个时候，假设把于丹老师换到琼瑶剧里面，她没戏，她不是长头发。

于 丹：那时候我是长头发，比你头发长，而且头发多，一直齐到腰这里，然后绑着各种颜色的发带还有各式各样的发夹。

李 蕾：一个受到琼瑶影响的女生，怎么变成现在的于丹教授呢？

于 丹：我在那个时候就很不琼瑶。听他刚才描述《在水一方》里的钢琴声，我脑子里浮现出另外一段记忆，就是我在文学中看到的，寻声走去，去听那么一段缥缈的音乐，最经典的画面是《笑傲江湖》。当令狐冲寻着笑傲江湖之曲走近任盈盈，我一直觉得那是关于声音描写最经典最生动的记忆。一开始隔着那个帘子，他叫了她很久“婆婆”，因为他一直以为这个帘中人是一个老太太。但是什么叫意在高山，意在流水，笑傲江湖在琴曲之上，其实是令狐冲武侠态度的一个启蒙。

李 蕾：我觉得那个时候武侠真是在给人们启蒙。那时候没什么可看的电视剧，我记得播《射雕英雄传》时，一周播一集，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坚持看。这个武侠，让我觉得特别有话题，比如说唐朝那些少年游侠，都是要骑宝马、佩宝剑的，李白写诗、喝酒也要佩宝剑。

于 丹：这就是王维写的那种：“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李 蕾：武侠精神到今天，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于 丹：其实他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一个大男人，会说琼瑶的小说。在“八十年代”，他心里有一些东西是在那时柔软下去的。然而我呢，一个女人说武侠。

陈志列：你是在那个时候坚强起来的。

于 丹：你我在那个时候变得非常的硬朗。

李 蕾：那就是说，男人不怎么像男人，女人也不怎么像女人啊。

于 丹：差异一点是好事儿。

陈志列：其实，“八十年代”我们遇到了一个大跨度的改变。

于丹：“八十年代”的特点，如果我来概括，就是多元化。人能够营造多种可能性，那个年代最奢侈的东西不是物质、财富、既得的确定价值，而是那些可能性，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陈志列：原来是不可能。但“八十年代”突然教育了我们：这没有不可能。（李：举个例子，你把什么样的不可能变成可能了？）我记得1978年，我上初三，下半学期就要决定高一是考文科班还是考理科班，这个是非同寻常的，要全家才能决定的。那个时候我是以一个文学青年自豪的，我的专长就是填词写诗，而且自觉特别拿手。在此之前我是一定要读文科，然后我们家就意见不一致。（李：看看你这名片上面，什么国家工控机专委会、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嵌入式智能平台联盟，你跟文学青年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告诉你，“八十年代”怎么改变了我一生。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了，郭沫若写一篇文章叫《科学的春天》，最后的两句话说：科学的春天来了，让我们拥抱它吧。抱什么啊，抱春天，这多么浪漫，感染了我们。科学大会一结束，说四个现代化就要实现了，那赶紧学数理化吧。我们家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做出了决定，学理工科。

武侠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于丹：“八十年代”给我的影响，是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有一批原来被禁的文学作品，突然开始出现了。比如王蒙的《青春万岁》，我记得那个开篇说，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用青春的瓔珞去编织这些岁月。我们就觉得眼前就是那些闪光，觉得青春无敌，觉得所有未来的岁月里一切都是闪烁着梦想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朦胧诗开始出现了，就觉得这是一个诗意年代，一个人有了一种抵御地心引力的那种向上飞扬的力量，我们可以乘着诗情去飞扬。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着我的学生觉得有点悲哀，他们

没有我们那么会玩儿。（李：这怎么讲，玩儿不是天生的吗？）我跟你讲讲我们那时候是怎么玩儿的。“八十年代”中文系的学生，我之所以觉得我们玩得很骄傲，因为我们玩儿投入的成本极低，破自行车、破吉他就是全部的道具，再加上牛仔裤和飞扬的长发，男孩、女孩这样就可以出去了。我们会沿着北京的通惠河骑自行车，愿意骑三天就骑三天，愿意骑五天就骑五天，骑到河北还是河南境内不重要，反正最后路上就拦车回来，那时候人心眼也都比较好，女孩拦车一般都会停，再把我们拉回来。我们出去的时候，有时候会背着铁锅，有时候会带着韭菜和几个鸡蛋，然后一路上就这样玩儿。到了晚上，随便找一处草坡，把报纸往那儿一扔，十几个人就四脚巴叉地躺在那儿看着星星联句，从古诗的句子到现代诗的句子，从高尔基的一直到李白的，有时候说到深更半夜再接着往前骑。

其实我觉得那一番境界，才能体会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才会懂得庄子说的“乘物以游心”。你也会懂得孔子。孔子说他带着学生在暮春三月，春服既成，大家一起风乎舞雩，咏而归，然后去沂水洗洗头发，穿着新衣服的那样一种心情。孔子带着学生，叹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看到野鸡都很高兴。子路还拱拱手，野鸡扑啦啦飞起来了。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还有所有的诗词歌赋里那些飞扬的魂魄，你以为他们都是在书斋里养成的吗，其实精神养成，永远离不了天地精华，人不接地气是长不好的。你总不是在大棚里把我们养成这样的吧。“八十年代”的好处就是没有塑料大棚，我们都是野生的。

李 蕾：这“野生的”说得好，她用很多美丽的诗词来描绘自己的心情。那你这个理工类的优秀学生，能理解她的这种飞扬吗？你是不是听着，觉得她挺酸。

陈志列：一点都不酸，她讲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事儿。那时候我们骑着自行车全班人马出去，还一定要带上盒饭、蛋炒饭、补自行车车胎的工具，打气筒肯定是要带的。他们是搭汽车回来的，我

们是从沈阳骑到抚顺，搭火车回来的。因为我们是租的自行车，那个时候不是谁都有自行车的，而且有两辆自行车的刹车还坏了。

于丹：“八十年代”我们过着一种无往不胜的日子。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当研究生会的主席，当时从我们中文系的领导、后来的国家领导人许嘉璐先生手里领来了一年的活动经费3000块钱。我觉得这3000块钱，要是定张电影票、话剧票，零散着花了就看不着了，所以决定豪奢地把它一次性花了。我就包了一辆大车，把中文系120个研究生全拉到山西了。带着大家先到大同看云冈石窟，下午到应县看木塔，看完了木塔赶到五台山。深更半夜进台怀镇的时候，按照我这个总导演的意图，这120人要结成60对，跳着华尔兹进入台怀镇，但是路程遥远。（李：这就是行为艺术吧。）把台怀镇反正吓得够呛，当时，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动静。然后我们在那儿驻扎下来，第二天清晨就开始爬山，上东台、西台。那时候的山都保护得特别好，我仍然记得那种缓缓的草坡，一望无际，看上去，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石头、树杈，有自然跟人对立以后埋藏的那种凶险，你只是觉得一种安全、包容，然后你渴望着融入它，你会有牛羊看到青草的那种喜悦，你会有溪水遇到大地的那种亲切。

我当时就要求所有人必须跟着我往下滚，我记得我当时穿一个斜的大呢裙子，是那种绿条、红条和土黄条的，我就把那个大裙子的裙腰系在脖子上，像佐罗的披风一样，下面穿着牛仔裤，上面戴一大草帽，怕草帽滚掉了，拿一个大花头巾把它又给勒上，我太像一个女牛仔了。然后披着长长的头发，第一个就从山上滚下来了。那个时候，我在玩儿这件事情上，基本上属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要是不滚下来，那就得往下踹。

那时候的钱多经花啊，从五台山下来发现还有钱，那怎么办？必须得花完。然后我们就去北岳衡山悬空寺。等我们终于把3000块钱造得一个子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浩浩荡荡、丢盔卸甲地回北师大了。

李 蕾：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怎么才能像你那样玩儿？

于 丹：我们的心要是在那个时代的话，你会觉得到处都有可能。我喜欢一句谚语：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眼里那只是饲料。其实我们今天到处开满鲜花，但是我们还看得见鲜花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勇敢，就是浪掷流光，仅仅以生命的理由，不一定要追求意义和价值，我们那时候不一定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背外语单词，或者是计算机程序上，理科生可能得那么干，但是我们不用。

陈志列：我们也没有那么干。我突然发现于丹老师为什么研究学问研究得好。现在我至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得有一段时间在某个年代的光阴里面，她能敞开了玩儿去，而且这也印证了古人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第二，心态很重要，那时候有没有敞开心态去看这个自然。

李 蕾：但是于丹折腾是因为她现在成了名，我们平常人敢那么折腾吗？我要万一折腾失败了呢？

于 丹：折腾本身就不存在成败。折腾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李 蕾：重要的是什么？

于 丹：重要的是折腾本身。折腾哪有什么成败？我一辈子折腾过很多极其不靠谱的事，“八十年代”我带着大家这样折腾都是很节制的，成本不高。（李：你还怎么疯了，给我们说一下最不节制的。）我带大家在大同的时候，大家在暮色中的城墙底下散着步，看着斑驳的城墙都在那儿发怀古之忧思的时候，一不留神，我就上了那个城墙了。我上去的时候很容易，上去以后，垂头一看，肯定下不来，它是直上直下的。（李：这就是一个女飞贼啊，飞檐走壁的。你说你哪儿有一点教授的样子？）后来我们班十二个男生搭着人梯把我给接下来的。他们照的那个照片，就是他们那十二个人全都非常谨慎地、哆哆嗦嗦地，然后嬉皮笑脸地把我给接

下来了。当年我有一个外号“大公子”，我们那儿所有的男生宿舍聚会，一定都有我跟他们一块儿喝酒，因为他们私底下从来叫我“哥们”。我是一个性别很模糊的人。

差异一点是好事儿

李 蕾：你们迷武侠究竟迷什么？

于 丹：坦率地说，琼瑶的小说我也都看过，但是绝对不如对武侠那么沉迷。我迷武侠是因为我觉得武侠是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一个英雄气概。那种剑啸长虹，让我想起杨过说自己一人一剑披着蓑衣，驾着雕，行遍中原大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流浪本身就是归宿，有一种爱情本身就是离别，有一种红尘浪子一生未归。武侠会养成人一生的精神气象。

李 蕾：我想起《水浒传》的编剧杨争光说过一句话：侠是一个补丁，补我们生活中和心里的那个洞。

于 丹：其实对我来讲，武侠就是一个生活方式。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侠客，我真去练武。（陈：她真飞上那个长城啊。）这都不算什么，我有多认真，我研究了所有武侠书，看侠客都是怎么练的。我曾经看过，武僧有一种练法，就是用双指去插一袋大米，最后能练成二指禅。我就真的干了好长时间这个事儿。后来发现我骨头太软了，我练到几乎残疾，你看我的食指是弯的。（李：这是练武的后遗症。）后来我就觉得，金庸小说里的武功境界太大，练不了；古龙里面经常写这边剑光一闪，对面倒下了，但没有讲具体怎么练。后来来看去看，就看中了温瑞安的《四大名捕》。我想了一下，铁手要那么狠，我这手废了不行，像追命那样的腿，我也练不出来，最后就看中了无情，四大名捕之首，翩翩的白衣少年。无情那样一个从小被人挑断了手筋脚筋，被仇家杀了父母的孩子，他的独门功夫是什么？就是当敌人欺身到眼前的时候，含着微笑喷一口针出来，对手就倒下了。我练

过喷针。（李：把那个绣花针放在嘴里啊？）我当时觉得我练不了别的功了。用剑用锤那都是体力活，但练喷针我行。（陈：我猜是含一个竹子什么的，然后把针搁里面，噗，一下子就扑出来了。）对，我练了很多年，认真地练。

刚才我为什么说我折腾的事儿都挺不靠谱的呢，因为从小到大，只要我喜欢的事情，我会真诚地不计后果地去折腾。

这个感觉这辈子也忘不了

陈志列：“八十年代”就会不计后果地大跨度地折腾。你没注意于丹讲的这个故事里头有一股男气、霸气啊，反过来我就往女性那儿折腾。那个时候我痴迷爱情小说到什么程度？琼瑶小说那是没话讲了，还有一个刘心武。他当年写过一篇小说叫《爱情的故事》，女主人公叫孟小雨。（李：是什么打动了你？）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听的。当时没有买到这本书，我们家有一个很先进的上海产的蓝白颜色的收音机。那个盖打开以后，能放小的透明的那种小唱片，那是最先进的机器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就播半个小时，我记得是一个姓钱的女播音员播的。中午回家，我母亲热饭热菜，我就钻到里屋，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放到最小的音量，趴在那儿听《爱情的故事》。（李：干吗要放最小的声？）不好意思叫别人听见。即使很小的声音我也可以听得很清楚。虽然很小，但我的心跳怦怦怦。这半个小时，有时候我妈会进来拿个什么东西，就给关上。她出去了以后，打开接着听。听了这个心跳，你知道吗，一个小男孩。（李：那时候你多大？）十五六啊。这个感觉就是这辈子也忘不了。后来爱情小说里面只要写得非常细腻，就是写少男少女心跳的这个，我基本上都得看好几遍。

李 蕾：一个用自己的心跳当鼓，给爱情小说伴奏的人，会长成什么样呢？这对你以后有什么影响呢？你现在听见爱情小说不会脸红心跳了吧？

陈志列：现在不会了，跨度大嘛。那时候从原来一点不心跳，跳到大跨度，然后再跳下去，现在基本不心跳了。

只与生命本身有关

于丹：我觉得“八十年代”的记忆就是奔放的，它给了我们一个生命的格局。人长大以后才会明白，你年轻时有多大的局，就有多大的可能，你以后的局限就少。局限局限，就是格局小了，为其所限。“八十年代”的那种飞扬，如果说有一种背景乐的话，我会一直想起来摇滚。（陈：崔健我也喜欢。）我喜欢的爱情就是《一无所有》唱的那种爱情，“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那个时代告诉你，那种豪迈，与你的财富、身份，甚至学术背景，一切东西都无关。它只与生命本身有关，就是你生命带出来的，你此刻就是你的一切，这就是理由，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所以，我们那时候听《一块红布》、《花房姑娘》，一起吼《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们是一批吼着摇滚长大的人。然后我们听魔岩三杰、窦唯、何勇，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还有黑豹和唐朝，你可以顺着掌纹走进迷思，然后梦里去触摸那个唐朝，那个辉煌的中国的大梦。这些东西，都是我“八十年代”的精神养成。现在有人跟我说，你那个时候背《论语》了吗？这个事儿跟《论语》无关。

那个时候给我的，就是人的梦境到底有没有边境，我们的心到底能遨游到多么远，我们能够登山临水去到世界的哪些地方。那个时候其实物质上挺贫瘠的，但是我觉得，梦想就能成就一切。我上一趟新疆身上就带200块钱，一路上，我们那两个师兄不断地给人家修电视机、照相机，换来很多资源，我们就这么玩儿的。

李 蕾：我们今天在这儿“解剖”于丹，“解剖”陈志列先生，对照物就是“八十年代”。如果没有“八十年代”这些记忆，没有这些符号，你们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陈志列：这是不可想象的。

于 丹：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我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许就不知道还有遗憾。“八十年代”养成了我们此刻的容颜。“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1980年上高中，1982年上大学，1986年上硕士，1989年研究生毕业，这是我整个的“八十年代”。前两天我跟我的一个师兄说，我真的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热爱诗歌和武侠，信任人性与爱情，我们无往不去，诗意飞扬，可以一整宿在外面聊诗歌、写作、看电影，早上回来，擦把脸就扎进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说玩儿就不学习，我们学得特别有动力，觉得赶上好时候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发奋苦读，读完了以后，再去诗意飞扬。

李 蕾：人家那些九〇后的人怎么办呢？人家怎么样也赶不上“八十年代”了。

于 丹：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气质、它的魂魄，只要你能够抓得住。其实时代一定是越来越好，因为“八十年代”这种反差大，井喷的感觉，所以让人特别留恋和记忆。

陈志列：我相信从物质的、精神的各个方面来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跨到90年代，那种变化的跨度是越来越小了。

李 蕾：你这话可能就有人不同意了。比如说，你们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吧，谁也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你们没有磁悬浮，甚至地铁，可现在什么都有了。

于 丹：其实我的想法是，时代的发展就是文明、物质会越来越丰富。如果一个人能够有那种原始的豪情，再能享受现代的物质，让物质变成你诗意飞扬那种激情的一个托举，一个延伸，那物质就